

王家大院

楹联匾额中的典故运用

□ 张 昕 陈 捷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院由恒贞堡、视履堡和孝义祠三大部分组成,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 12 公里处的静升镇。大院不仅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堡寨式民居的代表,而且在空间和装饰上均带有浓郁的文化气息^[1]。王家大院的楹联和匾额体现出儒道互补、兼顾祥瑞的特征,且多因善于用典、渊源深远而耐人寻味,成为大院文化品味的象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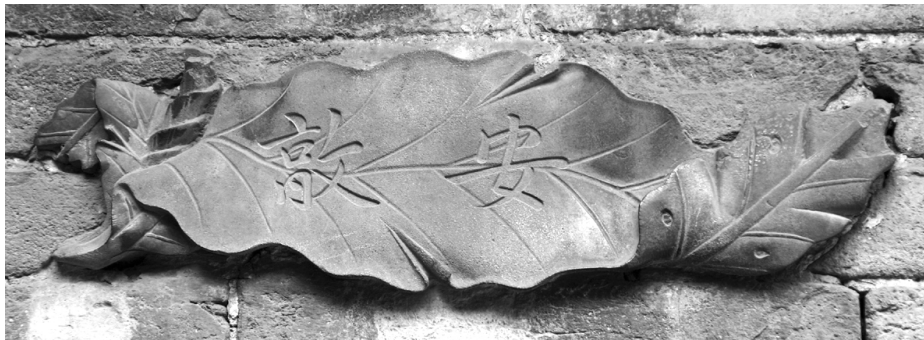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坚持正道

对忠、孝、节、义等正道的坚持乃儒家之本,王家大院的此类联匾往往取自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。其中忠恕之道指以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他人,乃“仁”的体现,曾子将之视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。《论语》有“子曰:‘参乎,吾道一以贯之。’曾子曰:‘唯。’子出,门人问曰:‘何谓也?’曾子曰:‘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’^[2]”在王家大院司马院的垂花门两侧有联“勤治生俭养德,四时足用;忠持己恕及物,终身可行”,明确体现出主人对勤俭、忠恕的推崇。仁爱之德见于凝瑞居侧门的秋叶匾,上题“安敦”二字,典出《周

易》之“乐天知命,故不忧;安土敦乎仁,故能爱”(图一)。注曰“安土敦仁者,万物之情也。物顺其情,则仁功贍矣”^[3]。

松竹院的石质楹联“学有渊源庭刊嘉树,居无尘杂阁明照藜”表达了主人的气节与才德。上联的“嘉树”一词典出屈原《橘颂》:“后皇嘉树,橘徕服兮,受命不迁,生南国兮”^[4]。俗语“南橘北枳”表达出橘生南国,“受命不迁”的气节。下联的“照藜”出自西汉刘向的典故。《拾遗记》有“刘向于成帝之末,校书天禄阁,专精覃思。夜有老人着黄衣,植青藜杖,扣阁而进。见向暗中独坐诵书,老父乃吹杖端,烂然大明,因以照向……向请问姓名,云:‘我是太一之精。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,下而观焉。’乃出怀中竹牒,有天文地图之书:‘余略授子焉。’”^[5]。后以“青藜学士”泛指博学之士。

对儒礼的坚持自然离不开对儒家圣贤的尊奉,在王家大院的联匾中又引申为对主人的赞誉。桂馨书院北房前的“桂馨”匾额便出自《骈志》,文曰:“武帝谓东方朔曰:孔子、颜渊之道德何胜?朔曰:颜渊如桂馨一山,孔子如春风至则万



图一 凝瑞居前院侧门秋叶匾



图二 不陋居前垂花门楹联

物生”^[6]。景薰院垂花门尚有内阁大学士翁方纲题匾“规圆矩方准平绳直 祥云甘雨丽日和风”，其中上句典出朱熹赞程颐语曰“晦翁赞云：‘规圆矩方 绳直准平’”^[7]。

二、克欲积善

克己复礼，为子孙谋福是封建士人一贯的追求，王家大院的主人也不例外。不陋居前垂花门西侧楹联之“效张公多书忍字 法司马厚积阴功”就是其中的代表(图二)。“张公百忍”典出《旧唐书》，“张公艺，九代同居……麟德中，高宗有事泰山，路过郛州，亲幸其宅，问其义由。其人请纸笔，但书百余忍字。高宗为之流涕，赐以缣帛”^[8]。“司马阴功”则出宋司马光家训“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。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”^[9]。

孝义坊次间翰林院编修朱绂所题楹联“克笃行宜超流俗，载锡丝纶启后昆”也是一例。孝义坊是朝廷在族人王梦鹏身故后，为旌表其孝义而建造的。其中上联之“克笃”典出《尚书》“惟先王建邦启土，公刘克笃前烈”，意为能够忠于^[10]。此句意在称颂王梦鹏出类拔萃的品行。下联“锡”同“赐”，语出《诗经》之“则友其兄，则笃其庆，载锡之光，受禄无丧”^[11]。“丝纶”出《礼记》之“王言如丝，其出如纶”，孔颖达疏曰：“王言初出，微细如丝。及其出行于外，言更渐大，如似纶也”^[12]，后引为皇帝的诏书。此句之意指王梦鹏受朝廷旌表之功堪为后世的榜样。

类似的还有敦厚宅前院厢房帘架上的“惩忿窒欲”匾，语出《周易》“君子以惩忿窒欲”^[13]，指对



图三 缥緗居侧门楹联匾额

怒与欲的克制。缥緗居侧门楹联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资富能训惟以永年”中，上联亦出《周易》，谓善举泽被子孙；下联出《尚书》，喻富有而恭顺能得长久^[14](图三)。静思斋中门太子太保祁隽藻题“为善最乐”则引自《后汉书》，文曰：“(汉明帝)问东平王：‘处家何等最乐？’王言：‘为善最乐’”^[15]。

三、笔耕不辍

从王家大院的楹联和匾额中，可以看出在“耕为本务，读可荣身”之间，族人对读书入仕的看重。桂馨书院的中院侧门有一块此君匾，上题“笔鋤”二字(图四)。主人在旁以小字注道，他在《语林》中读到蔡洪“笔为鋤耒”之说，于是题写了这块匾额。“鋤”，即锄。《世说新语》即有“诸君以洪笔为鋤耒，以纸札为良田，以玄默为稼穡，以义



图四 桂馨中院侧门此君匾

理为丰年,以谈论为英华,以忠恕为珍宝”^[16]。

在缥緗居侧门有吉林景福题“缥緗事业”匾。其中“缥”为淡青,“緗”为浅黄。因旧时常以此两色丝帛作为书衣,故以缥緗指代书卷。张英《吴门竹枝词二十首》中,即有“古寺曝书当六日,缥緗万卷付娉婷”^[17]。“缥緗事业”,也就成为书香门第的象征。养正书塾倒座尚有一联曰“写书竹简拈鲜碧,临帖藤笺搗硬黄”,引自陶宗仪《次韵答张林泉五首》,原文为“写书简竹拈鲜碧,临帖笺藤搗硬黄”^[18],表达了撰文临帖之雅。事实上,陆游《初夏幽居》就有“古纸硬黄临晋帖,矮笺匀碧录唐诗”^[19]之句。

对读书的推崇也反映在王氏族人对子孙的教育上。司马院入口处有联“传家一篇司马训,课子数卷邨侯书”。所谓“司马训”,指北宋司马光为其后人所留的《家范》、《传家集》等训示,其中《传家集》内收录的《训俭示康》至今广为人知。邨侯,即唐宰相李泌。《邨侯家传》有“李泌父承休,聚书二万余卷。诫子孙不许出门,有求读者别院供饌”^[20]。韩退之《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》亦云“邨侯家多书,插架三万轴”^[21]。桂馨书院西侧月洞门之上则有匾“探酉”,典出《方輿胜览》,文曰:“小西山……山下有石穴,中有书千卷。秦人避地,隐学于此。梁湘东王谓访酉阳之逸,典是也”^[22],指明了



图五 静思斋中门楹联匾额



图六 桂馨主院西侧月洞门楹联匾额

此处为子弟修学之所。

四、淡泊名利

淡泊名利的思想超脱而豁达,与道家精神更为贴近。静思斋中门两侧楹联“持躬敬佩无隅训,守业常怀有道风”上下联呼应,表达了主人不屑追名逐利的淡泊之志(图五)。上联之“隅”,即角。古人以边为廉,以角为隅,以“廉隅”喻品行和气节。成语“砥砺廉隅”,表达的就是对节操的磨练。“无隅”见《老子道德经》之“大方无隅,大器晚成,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,王弼注曰“方而不割,故无隅也”^[23]。《前汉书》则有扬雄“不汲汲于富贵,不戚戚于贫贱,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”^[24]的自在洒脱。

桂馨书院的跨院中,亭南额曰“静远”,典出《淮南鸿烈》之“非澹薄无以明德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^[25]。后因诸葛亮引为戒子之用而广泛流传。文曰:“诸葛武侯戒子书曰: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澹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^[26]。而亭西楹联“静以修身俭以养性;入则笃行出则友贤”之句恰与之呼应。

桂馨书院西侧月洞门有联“簾簌风敲三径竹,玲珑月照一床书”(图六)。其中“三径竹”出自“竹下三径”的典故,讲的是王莽专权时,兖州刺史蒋诩告病辞官、归隐乡间,唯与高士往来之事。汉赵岐《三辅决录》曰“蒋诩舍中,竹下开三径,有羊仲、裘仲之徒与之游”^[27]。陶潜亦引魏嵇康《高士传》曰“求仲、羊仲,皆治车为业,挫廉逃名。蒋

元卿之去兖州,还杜陵,荆棘塞门,舍中有三径,不出。唯二人从之游,时人谓之“二仲”^[28]。后人常以此隐喻蒋诩和陶潜的隐士之风,宋曹勋《和郑康道》便有“我尚未栽三径竹,君能先泛五湖舟”^[29]。元好问《答吴天益》诗也有“三径他时望羊仲,却应松菊未消忧”^[30]。

五、寿富多子

官禄富贵、子孙俊秀同样是王氏族人追求的目标。清芬院堂屋有本族王舒萼题“祝三堂”,典出“华封三祝”或“华祝三多”。《庄子》有“尧观乎华。华封人(封疆的人)曰:‘嘻,圣人。请祝圣人,使圣人寿。’尧曰:‘辞’。(封人曰)‘使圣人富’。尧曰:‘辞’。(封人曰)‘使圣人多男子’。尧曰:‘辞’。封人曰:‘寿、富、多男子,人之所欲也。女独不欲,何邪?尧曰:‘多男子则多惧,富则多事,寿则多辱,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,故辞’”^[31]。当然,常人并非圣人,所以更希望能够多寿、多富、多子,由此便演化为“三多”的祝福。

缥缈居倒座前的“栋宇辉连谢草郑兰宴桂,乾坤春满祥云瑞日调风”源自清乾隆进士钱楷的自题联“庭有余香谢草郑兰燕桂树,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文章”^[32],且流传极广。其中上联的谢草、郑兰、宴桂均有子弟俊秀的意味,下联则为祥瑞的祝福。“谢草郑兰宴桂”应为成语“谢兰燕桂”的扩展,因为增加了郑兰,所以将谢兰转为谢草。谢兰,典出《晋书》“(谢)玄,字幼度,少颖悟,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。安尝戒约子侄,因曰:‘子弟亦何豫人事,而正欲使其佳?’诸人莫有言者。玄答曰:‘譬如芝兰玉树,欲使其生于庭阶耳’”^[33]。后以“谢庭兰玉”或“谢庭芝兰”比喻能光耀门庭的子侄,宋杨亿《李廷评昭迪使涖上》就有“谢庭兰玉多才思,休澣裁诗对客夸”^[34]。“宴桂”与“燕桂”同义,讲的是《三字经》中宴燕山五子登科的故事,典出《宋史》中的宴仪传。文曰:“仪学问优博,风度峻整。弟俨、侃、偁、僖,皆相继登科。冯道与禹钧(即宴燕山)有旧,尝赠诗有‘灵椿一株老,丹桂五枝芳’之句,缙绅多讽诵之,当时号为宴氏五龙”^[35]。“郑兰”出自汉司马迁《史记》之郑世家,讲述了郑文公之妾梦天授兰花,生郑穆公的典故。文曰:“二十四年,文公之贱妾曰

燕姑,梦天与之兰,曰:‘余为伯鲛。余,尔祖也。以是为而子,兰有国香’。以梦告文公。文公幸之,而予之草兰为符。遂生子,名曰兰”^[36]。后以郑女花指代兰花,清吴伟业《题孙铭常画兰》便有“谢家树好临芳砌,郑女花堪照洞房”^[37]。

树德院祭祖阁本邑何思钧题“棠棣竞秀”亦为兄弟俊秀之意。“棠棣”典出《诗经》,文曰:“常棣之华,鄂不韡韡(即光明美丽)。凡今之人,莫如兄弟”^[38],表达了兄弟友爱之意。《诗经》亦有“棠棣之华,偏其反而。岂不尔思,室是远而”^[39]。其中“偏其反而”指花摇动的样子,“室是远而”则说住的地方太远了。

王家大院与晋中商宅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对读书入仕的重视,王家大院的楹联和匾额也以诸多典籍的应用体现出封建社会所谓“士农工商”之分中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的思想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居建筑类型的单一,也成为大院中各户人家信仰、修为和向往的暗示。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(项目批准号:51008004)

[1] 张昕、陈捷《画说王家大院》,山西经济出版社,2007年,第4~5页。

[2] (魏)何晏集解、(梁)皇侃义疏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二《里仁第四》。

[3] (晋)韩伯注、(唐)陆德明音义、孔颖达疏《周易注疏》卷十一《系辞上》。

[4] (汉)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卷四《橘颂》。

[5] (晋)王嘉《拾遗记》卷六。

[6] (明)陈禹谟《骈志》卷四《乙部下》。

[7] (元)佚名《氏族大全》卷十《程》。

[8] (后晋)刘昫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八十八《刘君良·宋兴贵、张公艺附》。

[9] (明)韩雍《襄毅文集》卷九《葑溪草堂记》。

[10] (宋)苏轼《书传》卷九《周书·武成第五》。

[11] (汉)郑氏笺、(唐)陆德明音义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注疏》卷二十三《大雅·皇矣》。

[12] (汉)郑氏注、(唐)陆德明音义、孔颖达疏《礼记注疏》卷五十五《缙衣》。

[13] (魏)王弼《周易注》卷四《周易下经咸传第四·损》;

(下转 73 页)

古玉多属礼仪之器,也有佩饰物。玉器一经制成即被珍藏,但人们对玉器的鉴赏研究,其原因,一方面是由于古人高度的技艺确实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;另一方面,由于古玉纹饰怪诞,造型奇异,多属礼仪之器,有关“先王典章制度”,所以,有敬天法祖传统的中国人自然视发现的古玉为珍宝,甚至祥瑞。现代考古发现使得许多时代更为准确的古玉展现在我们面前,从先秦直至两汉,我国玉雕艺术的光辉成就仍足以使世人赞叹,玉雕艺术成果不愧为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的代表。那些大量雕琢精美、形式怪诞的古玉器,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玉器的成功制作,

使后人费尽心思猜想。但总之,我们今人难以体会上古先民对于天神和祖先的无尚崇敬之情,也许这种无尚崇敬之情正是造就这些神秘之物的精神动力。

[1] 那志良《古玉鉴裁》, 国泰美术馆出版, 1980 年。

[2] 虞缘《中国玉器收藏鉴赏 500 问》,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, 2009 年。

[3] 甸奚《古玩鉴定与辨伪》, 学苑出版社, 2006 年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 陕西省绥德县博物馆)

(上接 36 页)

温毓诚《王家大院楹联匾额诠注》, 山西经济出版社, 1999 年, 第 137 页。

[14] (魏)王弼《周易注》卷一《周易上经乾传第一·坤》; (宋)苏轼《书传》卷十八《周书·毕命第二十六》; 温毓诚《王家大院楹联匾额诠注》, 山西经济出版社, 1999 年, 第 34 页。

[15] (宋)范煜撰、(唐)李贤注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二《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·东平宪王苍传》。

[16] (宋)刘义庆撰、(梁)刘孝标注《世说新语》卷中之上《赏誉第八上》。

[17] (清)张英《文端集》卷十五《撰存诚堂诗集十一》。

[18] (明)陶宗仪《南邨诗集》卷二《南邨杂赋十首》。

[19] (宋)陆游《剑南诗稿》卷六十六《初夏幽居》。

[20] (宋)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十四《考史》。

[21] (宋)祝穆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别集卷三《儒学部》。

[22] (宋)祝穆《方輿胜览》卷三十《辰州》。

[23] (魏)王弼注《老子道德经》下篇《四十一章》。

[24] (汉)班固撰、(唐)颜师古注《前汉书》卷八十七上《扬雄传上·第五十七上》。

[25] (汉)高诱注《淮南鸿烈解》卷九《主术训》。

[26] (清)雍正《御定小学集注》卷五《外篇》。

[27] (宋)祝穆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后集卷二十四《竹笋

部·竹下三径》。

[28] (晋)陶潜《陶渊明集》卷七《赞疏·与子俨等疏》。

[29] (宋)曹勋《松隐集》卷十三《律诗》。

[30] (清)郭元舒《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》卷七十《元好问八》。

[31] (晋)郭象注《庄子注》卷五《天地第十二》。

[32] 汪文娟《历代名人楹联墨迹》,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1991 年, 第 276 页。

[33] (唐)房玄龄《晋书》卷七十九《列传第四十九·谢安》。

[34] (宋)杨亿《武夷新集》卷五《诗五》。

[35] (元)托克托《宋史》卷二百六十三《列传第二十二》。

[36] (汉)司马迁撰、(宋)裴骃集解、(唐)司马贞索隐、(唐)张守节正义《史记》卷四十二《郑世家第十二》。

[37] (清)吴伟业《梅村集》卷十二《七言律诗二》。

[38] (汉)郑氏笺、(唐)陆德明音义、孔颖达疏《毛诗注疏》卷十六《小雅·常棣》。

[39] (汉)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卷二《竹林第三》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 张昕,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; 陈捷, 中央美术学院文化遗产学系)